

風流小子

上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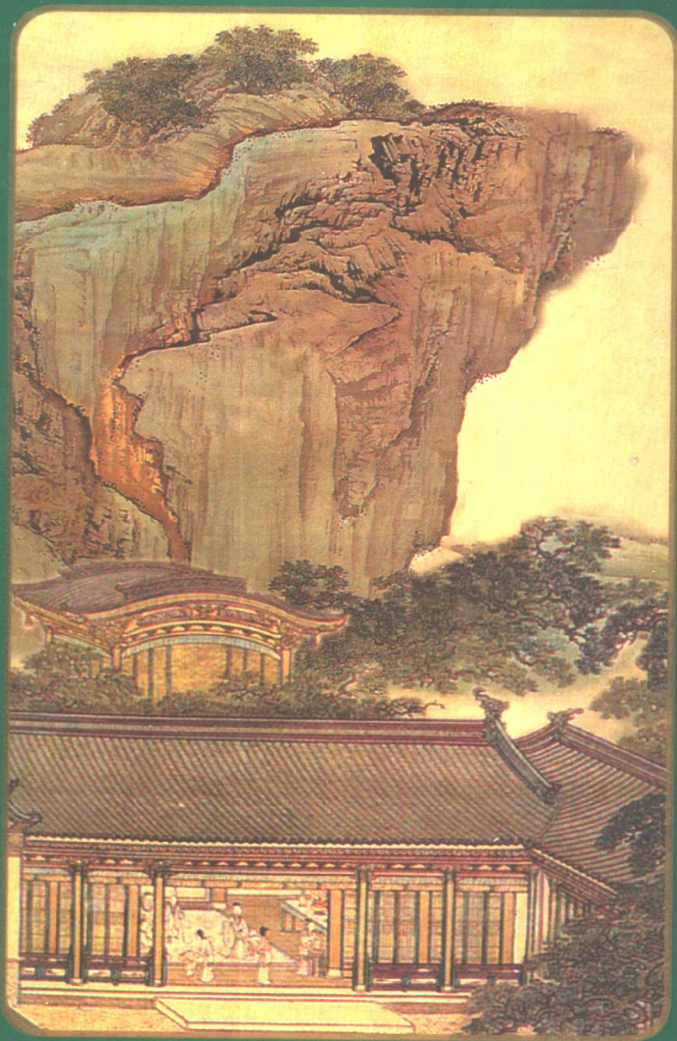
风流小子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58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44-41·655 定价:29.80 元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风流小子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小说集

风流小子 下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会小红

封面设计:刘 谢

风流小子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1 字数:40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44-4/1·655 (上、下册)定价:2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香

情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牡丹为记 | 红唇留香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一波未平 | 一波又起 | (46) |
| 第 三 章 | 情报贩子 | 江湖末流 | (92) |
| 第 四 章 | 装神扮鬼 | 原形毕露 | (136) |
| 第 五 章 | 人在花下死 | 做鬼也风流 | (185) |
| 第 六 章 | 玫瑰义薄 | 水仙情浓 | (226) |
| 第 七 章 | 喜门大喜 | 丧门运蹇 | (270) |
| 第 八 章 | 娶回艳姬 | 无法消受 | (314) |
| 第 九 章 | 倭寇为患 | 临危受命 | (337) |
| 第 十 章 | 落花有意 | 流水无情 | (408) |
| 第 十 一 章 | 怪客乍现 | 奇峰突起 | (453) |
| 第 十 二 章 | 又见玫瑰 | 再起风波 | (496) |
| 第 十 三 章 | 少爷发威 | 老怪赖帐 | (540) |
| 第 十 四 章 | 计中有计 | 奇中有奇 | (586) |
| 第 十 五 章 | 烟消云散 | 玉石俱焚 | (628) |

第一章 牡丹为记 红唇留香

第一章 牡丹为记 红唇留香 丧命

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门派，以杀人为业。

名称也与众不同，叫“丧门”，或“丧命门”。

位于杭州，西湖，栖霞岭下，岳飞墓的附近不远，有一座“坟”，从外貌看，亦与岳坟大同小异，俨然一座千年古墓。

岳坟前，在奸相秦桧夫妇的跪像后方，有两副脍炙人口的对联。

一副是：

正邪自古同冰炭，

毁誉如今判伪真。

另一副是：

青山有幸埋忠骨，

白铁无辜铸佞臣。

丧门好大的气派，不让岳武穆专美于前，居然打起对台来，门外楹柱之上也有一联，是

丧门锣，丧门鼓

要人命，催人死

其实丧门并非死人安息的坟墓，而是一栋活人居住的房屋。只是，建筑的形式酷似古墓，门楣之上“丧门”二字，亦系以白骨镶嵌而成，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

门左悬一大锣，是“丧门锣”。

门右置一大鼓，是“丧门鼓”。

这“丧门锣”、“丧门鼓”都有它特殊的用途，是专供上门的人击鼓鸣冤，敲锣喊屈用的，颇有两分衙门公堂之上青天大老爷之前的架势。

然而，长年重门深闭，开启的时间却并不多，亦未见半个守门的人，显得神秘兮兮的，不明就里的人往往误以为是岳坟广大墓园的一部份。

丧门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，打抱不平，愿替天下人有仇报仇，有恨雪恨，实则说穿了干的乃是类似杀手的营生。

自古杀手都是寂寞的。

老门主铁面阎罗丁八怪，新门主风流小子白玉楼也不例外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己无一人，就算敞开大门，也很难得风雨故人来。

凡是找上丧门来的，不是扑朔迷离、难以破解的千古奇案，就是身负血海深仇，投诉无门的人。

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，毕竟不会太多，白玉楼乐得清闲，经常坐镇丧门，与其师切磋武学，精研武技，已练就一身出神入化，无敌天下的杀人绝技，放眼武林，走马江湖，

很难有人能望其项背。

菜必佳肴

但是，丧门吃的是杀人的饭，养鱼要水，养鸡要米，没有生意就没有财源。

师徒二人偏又性喜享受，菜必佳肴，酒必上品，而且风流成性，挥金如土，假如三月无人光顾，准会缺粮断炊，饿扁肚皮，闹起饥荒来。

所幸的，这种事发生的机率不大。

不个饿扁闹
率

江湖上多的是是非。

武林中多的是恩怨。

所

丧门的生意不错，随时都会有人将白花花的银子，大把大把地送上门来。

此刻，就有生意上门，是一位娇客。

一位身穿青衣，眉清目秀，明眸皓齿，细皮白肉，顾盼生姿，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。

少女的神情甚是惶急焦灼，一到丧门，便抡起玉拳，
噏！噏！噏！的擂起来。

可是，丧门内却依旧一片寂然，反应全无。

“有人在吗？请开门，快请开门呀！”

连叫三遍，门内还是无人回应，青衣少女急得直跳脚。

猛然间，少女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娇躯一拧，退后三步。

咣！咣！咣！鸣锣三声！

咚！咚！咚！击鼓三通！

这一着真灵，想是弄对了规矩，丧门立即咿呀而开，出来一个十五六岁，貌相甚是精灵、慧黠、聪明、机伶，而又

有些鬼头鬼脑的娃儿。

少女迫不及待地道：“请问这里是丧门吗？”

娃儿指着门楣之上的白骨字，懒洋洋地道：

“你没有找错。”

“听说贵门可以替人洗雪奇冤，了断奇仇？”

“这正是本门的主要工作。”

“可否请铁面阎罗丁八怪丁老前辈出来一见？”

“抱歉，他已经退休了，不见外客。”

“那么，风流小子白玉楼大侠也可以。”

少年一闻此言，马上瞪大了眼，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少女的身材面貌后道：“你们是老相好？”

青衣少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素昧平生。”

“既然素不相识，怎会找上门来？”

“是想请白大侠出面办一件事。”

“杀人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请！”

这小子真绝，见钱眼开，一听说有事要办，马上堆上一脸的笑容来，一面领着少女往里面走，一面拉开嗓门嚷嚷道：“师父，好消息，有生意上门啦，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呢！”

余音尚未落地，立见有一位衣冠楚楚，仪表堂堂，威风凛凛，气宇轩昂，约莫二十上下的年轻人大步行来。

无论气质风度，都是第一流的，礼貌也很周到，如果硬

要在鸡蛋里挑骨头，就是一双眸子不很老实，一直很技巧地在少女的身上打转，笑容可掬的道：“姑娘在找我？”

少女愕然一愣，道：

“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风流小子白玉楼白大侠？”

风流小子白玉楼朗声一笑，道：

“姑娘客气了，其实江湖上的朋友多半都呼本门主风流小子。”

少女的一双湖水般的眸子睁得老大，一脸讶异地道：
“真想不到，名震武林的白门主原来这么年轻。”

那少年接口道：

“俺师父十四岁出道，十五岁成名，十六岁收徒，十八岁接掌丧门，如今双十年华，已经是老娃儿，不再年轻了。”

青衣少女更加惊异，疑云满面地道：

“这位小兄弟真的是白门主的徒弟？”

少年挺一挺胸脯，得意洋洋的道：

“错不了，只有风流小子白玉楼这样的高明师父，才够资格收我米田共这样的得意门生。”

“你叫米田共？”

“随便啦，师父就喜欢叫这三个字，或者阿臭。”

“米田共，当然很臭，香不了。”
“未见得，臭中带香，就像臭豆腐一样。”

微微一顿，阿臭接着又道：“还没有请教这位姑娘如何称呼？”

少女略一沉吟，柔声道：

“我叫蓝水仙。”

白玉楼单刀直入地道：

“不知蓝姑娘有何见教？是疑难奇案？或是血海深仇？”

蓝水仙不假思索地道：

“实不相瞒，小妹是替别人跑腿的。”

“替谁？”

“雷鹏。”

“闪电手雷鹏？江南大侠徐一虎的首座弟子？”

“正是此人。”

“他怎么啦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“死在哪里？”

“望江楼。”

“几时死的？”

“今日凌晨”

“凶手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萍水相逢，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阿臭听到这里，忽然脸一沉；接口说道：

“爱说笑，既不知凶手身份，又与姓雷的非亲非故；蓝姑娘此举可是存心想开丧门的玩笑？”

蓝水仙听得一呆，声急语快地道：

“小女子斗胆也不敢跟丧门开玩笑，雷大侠对我恩重如

山，是他亲口遗言交代，要我来找丧命门，代他伸冤雪恨。”

白玉楼皱着眉头，缓缓道：

“蓝姑娘说雷鹏有恩于你？”

蓝水仙戚容满面，幽幽怨怨地道：

“是的，小女子并非本地人氏，来此访亲不遇，又身染重疾，困在望江楼，如非雷大恩人及时慨施援手，可能早已被望江楼的掌柜的赶出客栈，病死街头。”

这时候，阿臭才注意到蓝水仙果然仍面带病容。

“现在好了吗？”

蓝水仙笑盈盈的道：“已大致病愈。”

阿臭冷然一晒，道：

“你好了，可是姓雷的却一命呜呼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”

这话仿若一支利箭，射中蓝水仙的痛处，顿觉一阵酸楚袭上心头，当场珠泪滚滚而下，欲语无言。

白玉楼道：“快说雷鹏是如何死的？”

蓝水仙强忍住满腹的伤悲，一字一泪地道：

“今日凌晨，被一阵突来的惨叫声惊醒，披衣而起，正欲出去一看究竟，接着便听到一连串急促的叩门声。”

“敲你的门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雷大恩人。”

“此刻仍一息尚存？”

“已是危在旦夕。”

“有何遗言交代？”

“小妹刚才已经说过，想请丧门替他雪恨伸冤。”

“可曾将凶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？”

蓝水仙大摇其头道：

“可怜的雷大侠伤势很重，来不及道出凶手的姓名来历，便告气绝身亡。”

阿臭忽道：

“你是否武林中人？”

蓝水仙错愕一下，道：

“小女子懂得一些花拳绣腿，但并无门派背景，恐怕难登大雅之堂。”

白玉楼道：

“懂得武功，就算是武林人。”

阿臭道：

“既是武林人，当知武林事，请照本门的规矩来。”

蓝水仙一怔神，道：

“什么规矩？”

“杀人是要付费的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白银一千两。”

“这么贵？能不能少一点？”

“对不起，不二价！”

蓝水仙闻言脸色大变，将拎在手里的一個布包打开来，连银票带银子总共只有三百两，愁出一张苦瓜脸，极其哀伤

• 8 •